



柴火灶的诱惑

◎ 鲍海英

节气过了大雪，这几天气温骤降。晚上吃过晚饭，我打电话给在农村老家的母亲，让她和父亲多加点衣裳，注意不要感冒。末了，我问她：“最近你和老爸在家忙些什么？”母亲在手机那端得意地告诉我，这些天，父亲特地请了一个泥瓦匠，在厨房里砌了一个柴火灶。

“柴火灶？”我将信将疑。为了证实这个事，我要求母亲把手机拿给父亲。得到父亲的肯定后，我开始抱怨他，这么冷的天，用泥土和砖块砌柴火灶，可不要冻坏了身体。

父亲在手机那端呵呵地笑着连声说：“不碍事，不碍事。只要你下次回家吃得开心，就算我苦点累点，值！”

“家里不是有现成的煤气灶吗？你干嘛要吃那个苦，还要砌柴火灶？”我问父亲。

“上次你回家时不是说，煤气灶做的饭菜不香，过去用柴火灶，用柴草烧饭烧菜，味道不一样吗？”父亲在手机那端，也提高了分贝。

柴火灶烧饭烧菜，确实很香。回想我小时候，家里是柴火灶土锅，母亲在锅上做饭做菜，我则守在土锅下面往灶膛里添柴添草，那锅烧出的饭菜，就是香，至今让我回味无穷。再后来，家家户户用上了煤气，很多人家都把家里的柴火灶给拆了。至此，我回家，再也吃不到那土锅烧出的饭菜了。

“上次我回家时，我说过要用柴火灶烧饭烧菜了吗？”我问父亲。可我还真想不起来了，也许说过，可嘴边一句话，却让父亲放在了心上。

当父亲把手机再交给母亲时，只听见母亲说：“家里养了好多鸡、鸭，不是饲料喂养的，都是散养的，你下次回家，我用柴火灶烧鸡烧鸭给你吃，还可以用锅炕锅巴，保证香喷喷的！”

母亲在与我通话时，明显加重了语气。我知道她是想用柴火灶做的菜来诱惑我，想让我常回家陪陪他们。就在我犹豫不定时，母亲又絮絮叨叨地说开了，什么家里除了养了鸡和鸭，菜园子里还种了好多新鲜蔬菜，院子里的柿子树今年又结满了，屋后山坡上的山芋和玉米今年又是大丰收等等。接着母亲又说，这新砌的柴火灶，除了做饭做菜香外，用来蒸玉米和山芋，味道也是一样的好！

“你们已经用柴火灶做饭菜了？”我问母亲。“当然了，砌柴火灶，就是为了用它做饭。现在我和你爸都会优先考虑用柴火灶做饭做菜。特别是那个大锅里的锅巴，配上一点猪油，可香了。保你吃了以后不想走”感觉耳边的手机都发烫了，母亲还絮絮叨叨说个不停。

挂了电话，我想，家里有煤气灶，使用起来很方便，父母为什么还要费力添个柴火灶呢？原来，父母知道我喜欢吃柴火灶做的饭和菜，他们是想用柴火灶做的饭菜来拴住我的胃，最好能像母亲想的那样，吃了以后不想走，在家多陪陪他们老人家，他们才高兴。

因为工作关系，加上路途也有点远，我已经好久没有回家看父母了，上次回家还是在国庆长假，想到父母在家砌了柴火灶，想到父母盼我回家的心情，想到柴火灶对我的诱惑，我不禁咽了一下口水，回家的心，也禁不住荡漾起来。

冬与树语

◎ 郭华悦

冬日里，适合与树木进行对话。

平日里的树，郁郁葱葱。在这样葱茏的绿意中，很多事物都被掩盖了。映入眼帘的，只能是看似美好的事物。而很多本该被注意的，却因为一树灿烂的花红柳绿，迷花了眼，而对其视而不见。

这像不像一个人？得意时，身旁繁花似锦。此时，若与其对话，人耳入眼的无非是莺声燕语，锦簇花团。看似美好，却因为不够真实，而成了海市蜃楼。

叶，终究要落去；花，亦不可不凋谢。所以，花叶再美，也无法成为树的根本。看树看人，都是一个道理。眼睛若只盯着花与叶，以对方堆在表面的璀璨，作为识人识物的标准，得出的结论无疑是只见花叶，不见根本。

而冬天，就是这么一个将根本坦坦荡荡展现出来的时机。

冬天的树木，脱去了花叶，显得格外静寂。但静寂，有静寂的智慧。粗壮的枝干，无所装饰，却显得淡泊豁达。坦荡荡地，把自己真实的样子，展现在冬天气里。

人，何尝不是如此？人生，走进了严冬，不见得是坏事。褪去花叶，于己而言，更能看清楚自己本该是什么样子？这本不是什么难事，只是俗世之中，花叶障目，以至于很多时候，很多人连自己都看不清。

于别人而言，亦是如此。往日子里，你不见得是你，对方不见得是对方。可在冬日里，当对方褪去了繁花绿叶后，可能是不同于往日的另一番模样。这样的人，对你而言，似乎有点陌生。但细细一想，人与人之间，贵在真实。能领略到对方真实的一面，进行心与心的对话，而不是平日里的迂回曲折或虚与委蛇，那也是挺难得的事儿。

冬日里，与树语，与人言，静对人生是清欢。

去见流沙河

◎ 庞壮国

不甘心的长短句。

其中一首1979年12月写于黑河：大山的
一道锁链/从秦汉蜿蜒到今天/秦始皇死了的
骄傲/孟姜女活着的愤怒/我登上烽火台/望群山
沉浮/心啊，飞向没有沟壑高墙的平原。

我为这首短诗孤芳自赏过一阵子。你看，人人都说长城是祖传千年的骄傲，擎天盖地的自豪。我可是一不小心发现了锁链问题。长城底层的痛苦和冤屈，连绵好几千年了吧？没有墙的世界才是一个好世界。流沙河也不给我回信，可不到一个月，我的“锁链”经他手给发表出来了，这可是《星星》啊。这是1980年的事情，在我三十岁的日子里，觉得咱也骄傲地而立了一次。

我饱受鼓舞，立即又去投稿，是为流沙河的一首诗遥相呼应。他写的是《理想》，我写的是《人生》。流沙河的《理想》是默默读来能够给人壮胆打气的诗，是朗诵起来热血沸腾的诗。《理想》发表在《诗刊》上，后来被收进中学语文课本。开头流沙河先生这样写的：“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

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

待我到三十岁写诗写得委屈，想放弃又不舍，想坚持又郁闷，我写《人生》，就照扒《理想》的句式与语调了：“人生是路/布满荆棘/人生是履/开辟径蹊/人生是火/照亮别人/人生是烛/燃尽自己”。还有，“庸碌的人生/只是一抔黄泥/侥幸烧成佛像/好不得意/有为的人生/虽是一把白沙/默默铺垫道路/犹自欢喜”。我并未奢望再次发表，只是把流沙河看成恩师，黑龙江与四川遥远，没办法给老师送礼，送一首和诗，对先生亦步亦趋而已。

万万没有想到，流沙河接到稿子，不出一个月又给我发表了。从此我在邮寄诗稿问题上再没有怨气和憋气了，再怎么退稿也不自怨自艾了。

终于在我六十岁的时候，有机会去四川走走了。当时四川的宣传部邀请援建地震灾区的十八个省市，各派一位作家，前去写被援建的十八县，黑龙江省对口剑阁县。当地要求2010年3月21日报到，我预定了18日到成都的飞机。时间上富裕三天，我内心深处就是想



古稀老人爱雕刻

◎ 武桂成

发而不可收。

要做根雕，寻找合适的树根是关键。潘根红长着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路边、河边、屋旁到处留下他“寻宝”的足迹。他利用自己人缘好的优势，拜托乡邻帮他一起寻“宝”。一次，经人介绍，他寻找到一株有200多年历史、生长于山上的天竹根时，如获至宝。他反复研究、揣摩，剪去无用的根枝，花四天左右时间制作完成，别致的造型引来观者的啧啧称赞。这些年来，他创作出100多件根雕作品，一些在常人看来没用的树根，经潘根红的匠心打磨，变成了一件件让人爱不释手的观赏品。远近的收藏爱好者纷纷前来

疤

◎ 曹学情

疤良方”，车继续前行。

“现在想想还觉得触目惊心。我们家的窗户正对着这面山，我们亲眼目睹了那场大火。滚滚浓烟扬了近五个昼夜，熊熊烈火灼了它坚毅的臂膀，点点火星燎倒了片片翠绿……在火光熄灭的那个夜晚，我和老伴儿都哭了。”

老大爷的声音不大，仿佛是自言自语，在这狭小的空间却显得格外突兀，好似要穿透我的全身，震颤灵魂。

“那些天，我还去帮忙了呐。”司机骄傲道，“嘿嘿……不过只帮了点小忙。他们看我体型瘦，年龄偏大，不让上山，我只能把机会让给了那些年轻小伙子们，最后就只是帮忙送水接送人，做些杂活儿。后来各地的支援队到了，就更没我啥事儿了。可我不甘心啊，就在附近晃悠，就怕他们需要时找不着帮手。”

“小老弟，厉害呀！真心羡慕你哟，还能搭把手。”老大爷赞赏着，而后又连连哀叹。

“我这中用的身体着实不行了，上了年纪，走路久了都喘气得厉害。还记得刚发现火情时，我和老伴儿只能在家急得团团转，打电话四处求援，希望这只是一点星火，能立刻扑灭。随后啊，只能在家祈祷，盼着能来个‘西海龙王’啥的，也不需要它搬运海水，就嘉陵江的水吧，能把这‘火蛇’灭了就好啊。”

老大爷的视线停留在那个方向，似乎在回

冬天的脸谱

◎ 张宏宇

冬天的脸谱
离不开雪花的涂抹
冬裸露的肌肤
让雪擦亮了夜

我的诗句在冬的脸谱上
写满沉眠的年轮
这个季节
唯一还能发芽的
是雪的影子

冬天的脸谱
其实真的很美
不带一丝杂念
你很容易看透
那忧郁并渗透希望的眼神

冬天的脸谱
在雪水融化中清晰起来
雪中飘扬的歌
在遥远的城市唱响
我常常被它
真情的表达感动

冬天不需要装饰
便可以鲜活动人
因为在最寒冷的季节里
我们还可以用想象
来温暖自己

冬天的脸谱
凝视冷酷的表情
再冷也无法冻结
属于我们的梦
足以把整个城市点亮

在纷飞的大雪中
播撒的种子
沾着冬天滑落的泪滴
掀起温度
期待春天里的苏醒

寒冬

◎ 贺红岩

寒风趋紧
让枫叶的脸露出霜红
这是生命轮回的底色
温暖着大地

冬天的芦花
在霜寒中白了头
这沧桑的颜色
忧伤了谁的心情

雪花翩然而至
涂抹出大地的辽阔
山坡上的红柿子
把甜蜜埋藏在心底

雪满大地
梅花绽放季节的精彩
红梅映雪的画面
那是经年的苦苦等待

阳光明媚的时候
母亲晒好了被子
守望的目光
期待游子归来的身影

寒冬越深
乡愁愈浓
漂泊的游子
心中渴望一份故乡的温暖